

## 李银河谈相伴 17 年同性爱侣 姚晨沈星祝福



新浪娱乐讯 著名学者李银河 18 日下午发布博客文章，针对近日有爆料称其是“拉拉”（注：女同性恋者）的传言，给予正面回应。李银河承认王小波离世后自己有一位已相伴 17 年的伴侣，“他”生理上是女性，心理上是男性。李银河讲述了跟伴侣相识相知相恋的故事，让不少网友赞她坦诚、不畏世俗，姚晨等人为其点赞。

近日有一篇《李银河“拉拉”身份曝光》的帖子在论坛被转载，文中称社会学家、性学者李银河是同性恋，她近年来与一位中年妇女同居，这位中年妇女一副男子打扮，几年以后看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男人。而且李银河和这位妇女一起养育着一个孩子，已成年。文中称“不知是否是由于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气氛中成长、还是其他令人不敢揣想的原因，壮壮的心理发育极不正常，无法与同龄人交往，后来无法上学，去年李银河只能帮其联系了一所厨师技校。”

今天下午，李银河斥该爆料“恶毒”。为保护家人不受外界揣测，李银河首度公开谈论起与自己相伴 17 年的生理女性、心理男性的爱侣，以及两人从儿童福利院收养的养子“壮壮”。所谓壮壮“不正常”的爆料，李银河透露养子虽然智力达不到正常孩子的水平，但是非常漂亮善良。

### 李银河《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》全文：

在网上看到一篇挺恶毒的关于我的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文章。本来，一个人怎么生活，跟谁交朋友，属于个人隐私，我没有义务向任何人交代。但是既然有人这么不客气地“爆料”，我也不得不交代一下，以正视听：

我确实是个异性恋，不是同性恋。这是我当初跟王小波结婚的原因之一。不像中国七成同性恋都会出于环境压力跟异性勉强结婚那样，我跟王小波结婚不是出于压力，而是双方自愿的。

小波过世之后，我认识了一位异性者，他是一位非常典型的 Transsexual (LGBT 中的 T)，他是生理女性、心理男性的人。这样的人跟女同性恋的区别在于，他虽然身体是女性，但是自身的性别认同是男性，他所爱的只能是异性恋女人，而不是同性恋女人。

下面是我们的爱情故事，是我在写的自传中的一节。由于这个特殊的变故，就提前公诸于世吧：

她其实不是她，而是他，是一位生理女性、心理男性的人。他是一位女变男的变性者，学名叫 transsexual。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心看，他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男性。他性格中的男性度极高，超过很多男人。因此，有时他被人误叫一声“先生”“大哥”会乐不可支；他生活中最尴尬的事情就是，每次进公共女洗手间都会把里面的人吓一跳。

我们在一个酷儿聚会上相遇，那是小波去世三个月后的一天，加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丽莎拉我去散心，希望我从失去小波的悲痛中走出来。聚会在西四羊肉胡同一位男同志的家里举行，记得我还约了《东宫西宫》的导演张元一起去，并且在那里首次见到被誉为中国法斯宾德的崔子恩。

我因为基本上谁都不认识，所以在聚会上显得很落寞，这时，“她”过来搭讪，并提起我们以前在一个女同志的见面会上见过一次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从那次见面，他就“惦记”上我了，心想：要能跟这个人在一起该有多好。我们互相留了电话，我心里想的是做女同志调查，而他心里早就暗恋上了我。

我们是相当有缘分的，证据就是他第一次约我，电话打来我就说对了他的名字，而且把我跟另一位老朋友的约会忘得一干二净，欣然去赴他的约了。后来那位朋友好抱怨我，我自己也纳闷，像这样爽约的事在我是极少发生的。

我在人民日报的西大门等他，他竟是开着一辆深棕色的桑塔纳来的，记得我还暗暗猜测他的职业，因为当时有车的人很少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。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麦当劳，这在当时还是很奢侈的一种消费。我问他答，很坦诚，一切问题都如实回答。我在一个本子上做了记录，这是我做同性恋调查时一直使用的方法。记得结账时我要 AA 制，被他不容分说地拒绝了。做社会调查按惯例是要付费的，哪有让对方结账的道理。我哪里知道，在他心里，这并不是一个调查访谈，而是男女约会啊。

他陷入对我的狂热爱恋，对我来说完全是猝不及防，而且有点匪夷所思：虽然凭我的专业知识，我很快明白他是一位生理女性、心理男性的变性者，而行外人大多是分不清变性者和女同性恋这两种人的，他自己也是一直在女同志的圈子里进进出出。我对女人的身体是没有欲望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

然而，他对我的爱排山倒海，雷霆万钧，不由我不受吸引，不受感动。当时的感觉，他就是上帝派来的一位天使，是专程来解救我出失去小波的苦海的。

没过多长时间，他就在我妈妈家住了下来：那时我已经从我们自己的小家搬出来，回到了妈妈家居住。他就睡在一个窄窄的硬面沙发上，总共也就一尺宽，爱情的力量真是惊人，它可以让人吃世间无人能吃的苦，并且甘之如饴。我妈妈生性极为简朴，而且老年人也没什么食欲，我家的晚饭从来都是清水煮面，里面放点菜叶。我从小这么习惯了，他可没受过这种苦啊。所以，后来他一直把那段时间的伙食叫做“吃爱情面条”。

他不但自己是工人阶级，而且他的父母也都是最最质朴的老工人，善良至极。记得有次好友林春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其实工人阶级中有很多人是非常优雅的。”意思是优雅并不仅仅属于社会的上层和知识阶层。虽然他们爱说粗话，也从来不享用高雅的文学艺术，但是优雅是一种生活态度。优雅和质朴是可以并存的。比如，托尔斯泰就穿粗布衣服下地干农活，而谁又能说托尔斯泰不够优雅呢？

关键是爱。爱情从来是超凡脱俗的，它根本不管什么阶级阶层，贫富贵贱，也不管美丑年龄，甚至使性别都变得无足轻重。一桩爱情只要是发生了，它就绝对是美的，伴以所有感人至深的细节。比如，他告诉我，有段时间，他只要想到我，身体就出现一股热流，这热流从心口一直向下，贯穿全身，烧得他无可奈何。这样的事情是不可反驳的，它有一种强横的力量，使人不得不臣服于它，即使是坚冰也不得不在这股热流的冲击之下融化。

他虽然不爱看书，但是爱情把他变成了一个诗人，他为我写过很多诗，我很喜欢，比如：

我想你	我是那么地爱你	直到哭泣
在每一个没有你的夜晚	以至一想到你	
我的世界凄凉而孤独	我的心就开始深沉	

从小波去世时起，我们已经同居了 17 年，我们还收养了一个孩子，他被父母遗弃。我本来是不喜欢孩子的，所以我跟小波都是自愿不育者。可是他却喜欢儿女亲情。于是我们从儿童福利院收养了壮壮。他虽然达不到正常孩子的智力水平，却是一个非常漂亮善良的孩子，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。有时，我觉得他懵懵懂懂的样子就像一个可爱的小动物，他的童年显得比一般的孩子长了许多，14 岁还在上五年级，而同龄的孩子已经上初中了。我常常用陈章良的例子鼓励他，据说陈是 9 岁上小学一年级的，现在不也是个大科学家了吗？

耳鬓厮磨时间长了，我们两个人合二而一，变得像一个人一样，爱情成为亲情，就像渡过了激流险滩的小船，徜徉在宽阔平静的水面上。日子像流水般逝去，心中不再有波澜起伏，但是日子过得平静熨帖，其乐融融。

**附李银河简介：**

李银河，1952 年生于北京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，最著名性学家，自由女权主义者。师从于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。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。1999 年被《亚洲周刊》评为中国 50 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。